



## 世纪工程与文明守护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成果展示探索与实践

三峡工程博物馆

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是三峡工程建设重要专项。三峡工程决策前，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规模不大。因为三峡工程建设，我国在三峡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文物抢救保护工程，通过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考古资料与历史文化信息，呈现了长江三峡地区古代文化的风貌特征。

三峡工程于1994年正式动工，分四期蓄水，相应文物保护项目要在各期蓄水前完成。其中的重点项目，由于工作复杂、周期长、范围广，须提前开展才能保证文物保护工作如期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期间，全国20多个省市的226所文物保护机构和大专院校共同参与，共完成1128项文物保护项目，其中实施考古发掘项目764项，地面文物迁建和修复工程364项，出土文物20.7万余件（套），出版91部考古报告和研究专著，新建、改建、扩建博物馆34座。2008年6月底，三峡文物保护规划任务圆满完成，为三峡工程首次175米试验性蓄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峡文物保护工程首次采用“先规划、后实施”的科学路径，经过20余年艰苦奋战，取得令人瞩目的众多考古成果，三峡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文化序列得以明晰，历史文脉得以赓续，成为我国大型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的典范。

### 建设守护与传承三峡文化的窗口

早在三峡工程总体建设规划与三峡文物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阶段，就已明确将建设三峡工程博物馆列为记录工程、保护文化的重要举措。因此，三峡工程博物馆的诞生，根植于三峡工程，是三峡工程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根植于对文物保护的前瞻性规划，是系统性留存三峡历史记忆的重要文化设施之一。

三峡工程博物馆作为展示三峡工程的专题博物馆，该馆由中国三峡集团建设，于2022年8月正式对外开放。馆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三峡坝区，距离三峡大坝一公里，馆区面积225亩，建筑面积2.1万平方米，室内展陈面积1万平方米。这里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核心场馆，也是开展水情教育、水电科普和科学家精神教育的重要阵地。

建馆之初，博物馆筹建团队就在思考，应如何展示三峡文物保护成果？

在博物馆总体功能规划研究和展陈大纲编制阶段，三峡工程博物馆策展团队认真研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日渐明晰。三峡文物保护应当从文物保护成果的角度专题展示，介绍三峡文物保护工程是如何实施的，取得了哪些成果，其中突出展示了中堡岛考古成果。中堡岛遗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三峡三峡中段，是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为配合三峡工程建设，1985年、1986年、1993年，三峡文物工作者对中堡岛遗址展开了三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发掘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层最深达9.55米，分为13个文化层。从新石器时代城背溪文化到明清时期各历史阶段文化遗存均有发现。1993年至1994年，在中堡岛遗址发掘中，共清理墓葬、灰坑、窑藏、房基等200多座，抢救出一批珍贵文物。

三峡工程博物馆积极推动三峡库区考古出土文物的调拨和中堡岛遗址考古出土文物的借展工作。对三峡工程文物保护工作相关情况进行了研究后，结合三峡工程博物馆的性质任务，提出了文物调拨申请，通过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请示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暂存于三峡坝区杨家湾老屋和宜昌市博物馆的一批三峡库区考古出土文物调拨给三峡工程博物馆。2021年7月，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批复同意三峡工程博物馆备案，9月批复指定三峡工程博物馆收藏一批三峡库区考古出土文物，同时，还向宜昌博物馆借展了一批中堡岛出土文物，用于三峡工程博物馆对三峡文物抢救保护成果的展示与研究。

### 以展示教育为载体践行保护责任

基于对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的研究，三峡工程博物馆始终以传播文物保护理念、弘扬文博工作者科学精神为己任，结合自身特性，积极开展了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成果展示与活化利用实践。

在三峡库区文物成果展示方面，由于三峡文物保护体量较大，在工程馆设专题展出。展览分为“规划先行”“地上文物”“地面文物”“文化发展”四个单

元，通过图文、影像和实物等形式，系统展示长江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历程和辉煌成就。展览以“规划先行”单元开篇，重点阐释我国首个大型文物整体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开创了“先规划、后实施”的典范。“地下文物”单元通过中堡岛遗址等典型发掘，揭示了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的完整文化序列。“地面文物”单元聚焦白鹤梁、张飞庙、石宝寨、屈原祠四大重点项目创新保护工程，彰显原地保护、整体搬迁等多元策略。“文化发展”单元展现了博物馆群建设与文物合理利用的丰硕成果。整个展览完整呈现了这场历时20余载、规模空前的文物抢救行动，彰显了我国在重大工程建设中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决心与智慧，让观众能深刻感知工程背后的文化底蕴与文物保护工作的艰辛。

在三峡库区文物收藏保护方面，已收藏1043件（套）三峡库区出土文物，与宜昌博物馆共同完成了246件三峡库区文物的修复工作。还实施了数字藏品项目，对文物进行多维度高清拍摄后在网上展馆展示。

在三峡库区文物保护传教方面，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举办“三峡文物保护”等学术讲座及“陶器修复体验”研学活动等，讲述文物抢救背后的故事，普及文物保护知识，激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文化遗产的热爱与守护意识。

三峡工程博物馆从筹备开始就备受重视，三峡集团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国家有关部委及省市宣传文旅部门悉心指导、大力支持，多位重量级文博专家和水电专家参与其中。2024年5月，博物馆基本陈列荣获第二十一届（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优胜奖。三峡工程博物馆策展的成功，凝聚了各级领导、有关专家和博物馆全体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彰显了“纪实大国重器”的使命与情怀。

### 积极融入三峡文物保护新篇章

“工程的终点是哲学，文化的终点也是哲学。”这句话精准道破了人类探索实践的终极归趋——无论是改造物质世界的工程，还是传承精神内核的文化，最终都会叩问存在的本质、价值的尺度与发展的规律这些哲学命题。

工程以数理逻辑、技术手段搭建物质载体，但其终极思考始终围绕“人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技术进步的伦理边界何在”；文化以语言、艺术、习俗塑造精神家园，其深层追问则指向“文明的意义是什么”“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如何平衡”。二者从不同路径出发，最终都汇入对世界本源与人类自身的哲学思辨之中。

这一思辨过程，正生动地体现在三峡工程博物馆的探索实践中。该馆作为新建博物馆，该馆在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的成果展示方面，进行着将工程实践与文化追问相融合的尝试。

三峡工程博物馆还将在展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

深化“工程与文明”主题阐释与研究。将与文博机构深度合作，深入挖掘、展示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史与移民文化史，产出高质量展览与学术成果，助力构建三峡文物价值体系。联合高校、三峡集团内部专业单位，系统开展工程全生命周期的物质记录与价值评估。同时，重点推进反映决策过程、技术进步的图纸、日志、设备等核心藏品的高精度数字化工作，为中国水利水电发展存史留真，夯实研究基础。

打造文物活化利用的创新型平台。将积极利用场馆空间与客流，承接举办三峡文物精品巡展与特展，并开发融合工程与文物元素的文创产品，让文物走进现代生活。响应智能化趋势，运用VR、AR、数字孪生等技术，不仅复原淹没遗址，更重点“复原”关键施工场景、“解析”工程内部原理，使深奥技术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沉浸式体验，让观众得以“亲历”建设现场。

拓展跨界宣传与公众教育网络。系统采访建设者、专家、移民等亲历者，通过口述历史、纪录片等形式，生动还原历史细节与集体记忆。着力开发系列化、互动性强的研学课程与教育项目，吸引青少年等各年龄段公众参与。通过沉浸式、启发式的学习体验，将博物馆打造为传播文保理念、培养未来人才的重要课堂，实现记忆的活化传承与价值的广泛传播。

## 再走全链条之路

——《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综述

陈尚宇

丝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核心商品与媒介。然而，受历史因素影响，大量珍贵的中国丝绸文物散落世界各地。如何将这些丝绸文物重新整理清楚，摸清“家底”，成为中国学术界几代人的夙愿。

近日，由浙江大学社会科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联合主办的“《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中国丝绸艺术大系》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浙江大学北京研究院举办。来自中国博物馆协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对本次发布会的两项核心成果展开深入研讨。

### 基于“全链条”理念的丝绸文物保护与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丝绸研究面临着两大痛点：一是很多珍贵丝绸文物散海外，追还手续繁琐；二是海内外博物馆丝绸藏品缺乏系统的科学整理，难窥全貌。项目负责人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丰在介绍成果时，提出了“全链条”的研究理念，即文物保护不应局限于物理层面的修复，而应构建一个涵盖“调查—保护—研究—弘扬”的完整闭环。

发布会的核心成果之一，《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正是这一理念的典型实践。项目启动于2006年，赵丰牵头的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团队联合大英博物馆、吉美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及东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0余家国际顶级文博收藏与研究机构，系统整理散落全球的敦煌丝绸文物，并从技术、艺术、历史等多方面进行了综合全面研究，分为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旅顺和研究等6卷。《全集》于2024年出版，共收录丝绸文物600余件/套，残片230件。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以下简称《大系》）则致力于构建全球中国丝绸藏品的“总目录”。《大系》也是迄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中国丝绸艺术研究性图像全集。赵丰团队拟在10年时间里，全面调查全球80余家博物馆等相关收藏机构（国内外各约40余家），采集自古至今2万多件中国丝绸艺术藏品的核心信息，分作100卷整理出版。目前发布的第一辑成果，涉及故宫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共收录自战国到近代的丝绸艺术珍品2000余件，建立了一套涵盖纹样、服饰形制、织造技术的多维度分类体系，初步实现了海外丝绸文物的“数字化归藏”。

据介绍，《全集》源自2006年国际敦煌项目中的大英博物馆丝绸之路纺织品的整理，自此赵丰团队开始研究全球收藏的敦煌丝绸文物并撰写著录说明，《大系》则得自《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启迪，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中国丝绸艺术精品收藏。

发布会上，赵丰分别介绍了两个项目的编纂经历和学术特色，并分享了在全球范围进行跨机构合作研究的体会与经验。他坦言，许多流散海外的丝绸文物，自入藏以来从未被打开过，保存状态堪忧。项目组介入后，不仅深度参与了前者的科学分析与检测工作，还为海外文博机构的修复工作提供了深入的方法指导。例如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中方团队对残片进行了前期的分析检测，为法方修复师随后进行的文物本体修复与加固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 敦煌学的补全与文化主体性的确立

在座谈研讨环节，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这两项成果在资料整理的系统性、学术研究的深度以及文化传播的广度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认为，《全集》的出版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短板。他说：“传统的敦煌学研究主要以石窟壁画与藏经洞文献为主，而丝绸作为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物质载体，长期处于研究边缘。这套书的出版，使得壁画、文献、丝绸得以‘鼎足而三’，互相呼应，促进敦煌学研究趋于完善。”

荣新江进一步阐释了丝绸实物对壁画研究的校正作用。敦煌壁画经过千年风化，色彩多有失真，而封存于藏经洞的丝织品保留了唐代最原本的色彩体系。通过《全集》提供的实物色彩数据，研究者可以更准确地复原壁画原貌，解决壁画断代及服饰制度研究中的诸多疑点。

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学堂院长董强则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解读了这一工程。他提及丝绸流失是国人久以来的“文化心结”。虽然文物实体流散海外，但通过中国学者的学术介入，对其进行重新定名、断代与工艺解释，实际上实现了“学术话语权”的回归，做到了“在中国研究中国”。他形象地比喻道，如果说《全集》是聚焦型的“主题

学”研究，那么《大系》就是一幅全景式的《千里江山图》，两者共同构筑了中国丝绸文化的宏大叙事。通过与国外同类展览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学者在丝绸这一大主题上，无论从体量还是研究深度上，已展现出超越国外同行的能力。

### “技术艺术史”视域下的基础数据建设

不同于传统的艺术类图录，《全集》《大系》展现了鲜明的“技术艺术史”研究视域，强调以科技手段获取微观证据。

中国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研究中心教授苏荣誉高度肯定了项目组所做的基础性工作。丝绸文物作为有机质文物，保存难度与研究门槛极高。赵丰团队的工作不满足于简单的图录编纂，而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整理原始材料。他认为，这种“苦功夫”，确保了基础数据的齐全与定名的准确，为后人进行跨媒介纹样研究、技术复原乃至艺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吴雪杉进一步阐释了这种技术分析对于鉴定的意义。他提到，哈佛大学等国际名校已开设“科学技术与艺术”课程，而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书画鉴定（如宋画断代）中，往往面临“仁者见仁”的主观困境。这套书提供的显微摄影和织物结构数据，为断代提供了肉眼不可见的“微观标准”。如通过1厘米内经纬线的根数等量化指标，可以为纺织品乃至相关书画文物的断代提供坚实的判断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扬之水则认为，《全集》与《大系》不只是丝绸史、艺术史，更是古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她表示，书中收录的大量残片和详尽的纹样复原，为解读古诗文、了解古代设计史提供了近乎完备的资料库。她特别提到唐代金银器与丝绸在纹样设计上的互通关系，指出无论是金银器的“丝来线去”还是丝绸纹样，都是古代设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书为跨门类的工艺美术比较研究提供了关键坐标。

### 跨媒介研究与知识体系的“重构”

随着材料的汇聚与视角的更新，这两套书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于知识生产机制的深层思考。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杭春晓提出了“知识网络”与“涌现”的观点。他以山东临淄出土的战国“贝壳画”为例，指出由于学科建制的壁垒，考古界与艺术史界对同一材料的价值认知往往存在偏差。杭春晓认为，赵丰团队的工作通过高密度的材料组合，打破了原有的叙事逻辑，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网络”。他引用物理学概念“涌现”，认为当微观材料的积累达到一定密度时，会产生宏观层面的新功能与新认知，从而实现知识体系的重构。

浙江大学教授贺西林也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强调，这两套书不仅促进了以丝绸为核心的物质文化研究，更对“跨文化”与“跨媒介”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丝绸上的许多纹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画像石、金银器等其他媒材有着密切的互动。研究员扬之水也具体论述了这一点，她引用唐人“丝来线去”的说法，指出金银器纹样往往借鉴自丝绸。这两套书中的纹样复原图等资料，为跨门类的工艺美术比较研究提供了良好参考。

### 成果转化与未来展望

针对如此体量巨大的学术成果，如何进行社会化传播与利用，也是座谈会关注的焦点。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丝绸艺术大系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尚刚建议，在学术版全集出版后，应尽快推出“精粹本”，让宏大的学术巨著也能便于更多图书馆和研究者收藏与使用。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主任严勇则结合故宫经验，强调了丝绸文物影像采集的难度，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后续卷本的编纂。

北京艺术博物馆原馆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外聘研究员王丹指出，实体文物回归困难重重，但《全集》与《大系》实现了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同时，两套书就像两份“展览大纲”，能够直接指导推动海外博物馆举办中国丝绸展览，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她还提到该模型搭建的学术交流平台，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文物、还懂纺织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书本之外的宝贵财富。

这两项成果的发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领域的主体性与话语权，为建设文化强国、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坚实的学术力量。

